

東維子文集

東維子文集卷之六

序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非常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况言麗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於齊民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禰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麗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馬遷



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敦頤蘇洵文子連乎我朝姚
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先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
而當其義皆臬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
凡二百餘卷子殆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
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
乎歟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子蓋公生于盛時不習訓詁
文而抱道太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
純一足以窮物其攻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
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
人為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怪言庵而義法者往往家自摹
刻以傳布于世富者帖資以為而貴者又帖勢以為意將

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敵不知屈氏而次彼雖
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
呼貴富者不足恃以傳而後知文予之果足以傳世也文
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以鹿皮子同鄉荆之東而
未獲識其人其子季特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
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
人居固谷礪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留養愚文集序

枯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
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鄭息堂公洪
樂閑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通能之則有不

工者矣留君睿養恣仍萬石公之從孫也過余姑蘇所次
出鉅冊一編視曰此睿之雜著也先生號知文幸為睿評
而賜之序首為予始讀吳傳總各一首客來輟之夜張燈
繼讀之箴銘詩賦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聲毗法洽各適
其職明日又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敷義也
不謬夫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
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一州而留君所居山水
為尤樣小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裡溪有曰好溪名
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為雨雲清明之矣為日月
之華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
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兼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

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
以為大好留君有志于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
為之矣以慚者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以
處此留君曰睿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毋寧以不大慚於
今者病於古也遂書為序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
立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
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
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
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

不君師儒義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
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
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之作者
或無擅場之乎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閑為聚
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
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吳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
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歲之鮑君
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
之即其今日之所選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為
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之絕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
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凌公穎務古文而崇化文士

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
焉則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錢梓濮君
又來一言以敘首於是乎書

曹士宏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來錢唐獲覩與劉志善書
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
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為人恨
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間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顏以南
陵遺藁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
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僅二十有九首
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

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蕪澁險怪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
觀其翁彥揚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佚鴻子歎之悖李庚伯
之孝紀則鄆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
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繆悠為學而蕪恠為文者邪先生
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
乎予求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為愧蓋益甚矣蓋子
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謹為之
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余高友之心云

王希賜文集序

予將之器列可利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
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

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慎諸
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曷曷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
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目今求其人於六籍
而下斤斤鄒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西漢三人唐二人愈宋
三人在周程今姚收虞卷而次未以數斷白之數人之文實
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當而有推陷廓
清之功者也今之妄庸者蔓衍草積動自哆大口吾文鄒
楚而降之大也當有傳也布於今與後不必越五年十年
其蔓衍草積者已與冀上同屬傳何有乎括蒼王康氏為
文凡若干篇遭兵火而失者過半今拾遺彙及續為文又
若干馬文子讀書二十年而始敢為文蓋者則若之本其

為人礪硠有奇節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無用於世不無用於世則其傳於人與妄庸者異也必矣書以序之

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為劉楊再變為姚元三變為虞歐偁宋而後文為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歷來文章漸趨萎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今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已之流相追逐相已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矧葉適陳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傅良矧晁張

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黃矧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
之伎與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為之先者無其人
也亦久矣吁吾於此求天篤於自信不為流俗所移者東
浙之士斤四三人曰王廉氏其一也其為文不諧于人人
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吾每為之起異論其追古作者
則西京而上秦與楚也楚之駁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
駰而下弗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己之獨不以一代之氣
運盛衰為高下者也豈不偉歟吾使魏生鎮錄其追於古
者而告諸學古之反云

楊文舉文集序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污次而關乎家德

之醇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士以
文差為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
若吾宗又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
領臺檄主文淵閣時予實列同孝聽先生言議凜然為起
立知先生之學出道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
為議論文章不一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共
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敘
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千律
理營而其言沛如也子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文者無慮
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
本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

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
册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遊乃下邑之所撰
錄朱反銷張乎帝幾也嘻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
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
書夫言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
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
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
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
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寔疑白也然考經者

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緝閱之厭於是類編者欲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即應君殆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者每一事各為始終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者鐸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工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者雖三家大儒言之亦點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

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按後之傳左氏者有鐸叔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切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必未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

緒故小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
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
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干馬穎之精訂之審以傳
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忠
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
為左民順臣乎忠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
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博過於註元博既序其本傳復
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人愛而知其惡謂為
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